



# 英雄之路

北京佟麟阁路,国槐叶茂如盖。沿着路西青砖灰瓦的胡同漫步,可抵达商贾云集的闹市口大街。街边一家咖啡厅,售卖着两款甜品——名叫“山河无恙”“烟火寻常”。

路,是空间的坐标,也是历史的注脚。在全国各地,有不少以抗日英烈命名的道路。那些抗战中的英雄,以这样的方式,凝望着他们用生命换回的可爱中国。

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,记者走访了一些以抗日英烈命名的道路,探寻一条条街巷深处,埋藏着怎样不朽的身躯与滚烫的历史。从这些路出发,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今日中国纪念英烈的现实深意:中华民族,何以沿着英雄之路,走向复兴。

“张自忠路站到了。”地铁报站广播响起,一个抗日英雄的名字,被一座城市反复言说。

“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武汉、宣城……”车晴掰着手指头,细数全国城市里以张自忠命名的道路。为了追寻外祖父张自忠的足迹,居住在北京的他频繁南下。今年5月,他又去了湖北宣城。

“7岁时,亲戚塞给我一本儿童读物,上面是张自忠的故事。”72岁的车晴回忆,“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姥爷的名字。”

长约2.5公里的宣城自忠路,穿过小城的千家万户。这本是一条寻常的市政道路,却标记着不寻常的名字,它纪念的,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疆场的一名集团军总司令。

在自忠路东北方的十里长山上,一座石碑矗立,碑文是“张上将自忠殉国处”。

“为国家、民族死之决心,海不清、石不烂、决不半点改变。”1940年5月1日,张自忠东渡襄河作战前写下遗言,足见他赴死的决然。16日,他亲率部队冲入前线,不幸中弹,壮烈牺牲。日本人形容他“像山体倒塌似的,轰然倒地……”。

但在中国人心中,英雄的大山屹立不倒。

张自忠牺牲后,全国多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。1940年8月,延安各界人士1000余人,为张自忠举行追悼会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分别送了“尽忠报国”“取义成



北京张自忠路一景



在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上的—曼公园内,市民在赵一曼塑像旁休闲。

仁”“为国捐躯”的挽词。

殉国纪念碑不远处,是与张自忠同时殉国的500名战士的合墓。从上将到士兵,骨肉化作一抔土,英魂化作一条路。车晴说,“和姥爷一起战斗的很多人,牺牲后甚至没有留下名字”。

北京市档案馆里,一封泛黄的函件出现在名为“胜利烽火”的抗战胜利80周年史料展中。

“……嘱将赵登禹、佟麟阁、张自忠三先烈,列入本市街道名称,冀作永久纪念。”

这封1946年9月以时任北平市长名义发给北平市临时参议会负责人的复函,是当时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纪念英烈的一个缩影。

赵登禹、佟麟阁、张自忠都经历过长城抗战,他们率领的29军大刀队曾震慑日本敌军,鼓舞了抗战士气。七七事变发生后,赵登禹、佟麟阁战死于南苑,镇守北平的张自忠脱险后南下抗战,最终阵亡于湖北。三位英烈战功赫赫,在北平人民心中地位崇高。

史料记载,道路改名的建议从提出到确认仅耗时约半年,当时甚至有人催促,先更换路口路牌,至于户口、门牌等,如一时限于时间

物力,可暂缓更换。

此后,铁狮子胡同、北沟沿、南沟沿三条路分别改名为张自忠路、赵登禹路、佟麟阁路,这样的道路名称延续至今,还被用作学校名、地铁站名。

“可以说,北京人因为这三条路,永远地记住了张自忠、赵登禹、佟麟阁!”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说,老城区几乎每一个街巷名称都蕴含深意,唯独这三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。

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,张自忠路地铁站里,会有市民自发在张自忠雕像前摆放花束,瞻仰先烈。但大多数时候,是那抹凝固在铜像里决然赴死的眼神,注视着匆匆来往的过客。

时过境迁,今天并非所有人都理解路名的深意,但不朽的路名,早已化作城市一角的日常守望。

“除了北京这三条路,还有很多抗日英雄的名字在全国各地被用作道路名称。”王兰顺说。

哈尔滨一曼街,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赵一曼临刑前写给儿子的绝笔信。九一八事变后,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在东北领导抗日斗争,不幸落入敌手,受尽酷刑。她没有等

到幼童长大,生命定格在了31岁。

从一曼街出发,途经尚志大街、兆麟街、靖宇街,便可抵达松花江畔。傍晚的“江沿儿”,满是嬉戏的孩童。赵一曼、赵尚志、李兆麟、杨靖宇……年轻的东北抗联战士血洗白山黑水,他们的名字,如今串联起“尔滨”最热闹、最深情的街市。

在湖南醴陵,左权路连通南北;在河南商城,赵崇德大道横贯东西。一位是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,一位是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牺牲的英雄营长。两位将士血溅太行,多年后,他们的名字回归故里。

抗战的胜利,不仅是河山光复,更是精神重塑。以英烈的名字命名道路,就是为了让他们被后人永远记住。战后,人们与过往的苦难作别,但依旧希冀远去的英雄留下名字,和他们一起见证新的生活。

## 二
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片尾里,战火中残破的南京城与今日繁华的南京街景在照片里重合。如此,每一条路都与英雄相逢。

沿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,行至民族文化宫,向南拐便能钻进窄窄的佟麟阁路。在车水马龙的映衬下,路口处的街心花园安然静好。

市民三三两两坐在花园的长椅上,稍一抬头可瞥见草丛里的雕塑。那是一个巨大的“怀表”,表盘上方铸刻“1937.7.28”,表针指向14时30分——佟麟阁在这一刻殉国。

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,纪念佟麟阁、赵登禹的雕塑分别在佟麟阁路、赵登禹路落成,两条路的名字从此有了具象的注脚。

其实,大多数英雄之路,并未留下一个具象的名字。它们嵌入时间的褶皱,隐匿在人间烟火里。

对于卢沟桥村村民郑增民来说,他走过的英雄之路是家门口那段不足百米的桥西街。

七七事变发生时,郑增民的父亲郑福来仅6岁,他目睹了发生在家门口的激烈战斗:日军的炮弹就落在桥西街对面的岱王庙附近,中国军人奋起反抗,死伤惨重。

桥西街连接着卢沟桥和宛平城,从作战图上看,这里是部分中国军人集结、反攻的必经之路。卢沟桥失陷后,日本人强行占领了村庄。

(下转3版)